

第六回 霍秀夫曲江拾字 賈南仲虎牢安營

話說霍生住在行雲家，等候場期。他說道：「小生前日為雲娘寫一小像，十分得意，誰想拿去裝裱，被一個裱背匠人錯送到別處去，倒取了一幅《水墨觀音》來，那像倒是吳道子真跡。咳！小生筆跡，雖然比不上吳道子，但云娘模樣，恐怕與南海水月爭差不多。這樁事也可笑，叫我那裡去尋訪？只得由他。只是試期尚遠，客路無聊，不免悄悄地去曲江堤上，散步一回。你看柳絲如金，桃顏似火，東風陣陣，滿地落紅，真是春天景色。我也無心賞玩，腹內事卻按納不下。想起前日那軸畫，描寫雲娘逼真，就別人錯取去，斷沒有這一個標緻女子，可以借用，縱收了也是枉然。只是偏不錯了別樣畫，偏錯了一幅《觀音》。如今他就掛在小閣中，焚香換水，也著實有趣。

來此是曲江邊了。新晴風景，真個撩人呀！你看這燕子飛得好奇，怎麼只管在我頭直上，幌來幌去，似認熟的一般！你看他，隨風往來，為何掉一撮紅毛羽來？待我看是什麼東西。」抓起瞧了瞧，驚訝道：「不是毛羽，是一片紅葉大的箋紙，寫了許多蠅頭的細字在上面，待我看來。」遂把《醉桃源》詞念了一遍。細細看這詞，像是收了《春容》畫的，怎生語氣、筆法件件精細，分明似個女兒家模樣。「咳！我剛說天下未必有像行雲的人兒，那知道就有一位在此。那末句說：『麗兒畫一般』，就是一紙供狀了。霍都梁，霍都梁，你卻難以消遣！且住，昨日行云為錯失了春容，早間尚在那裡納悶，如今不免疾忙回去，與他說這畫有了下落，省得他煩惱。」轉彎抹角，已到門首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行雲聞聽，開門問道：「霍郎，你早間出去，在那裡行動來？」霍生答道：「雲娘，早起在曲江堤上步了一回。」行雲道：「曲江光景如何？」霍生道：「那邊光景甚好，忽見一個燕子，銜著一片花箋，從空落下，拾起來看時，卻有詞在上。你看詞上，分明是為錯收了你《春容》而題。你莫要悶，待從容訪問，取來還你。只是叫做甚麼飛雲！」行雲道：「霍郎，你與我畫的《春容》，奴沒福分時得展玩，那燕子銜來詞箋，定有奇緣，好好收藏，待場後從容尋問這畫的下落便了。」二人說話中間，忽保兒走來，道：「霍相公，方才鮮於相公寄信來說，今日禮部出了告示，明早就要進場，請五更頭早去。」霍生答應：「知道了。」對行雲道：「怎麼陡然就開起科來，我身子受了曉風，有些不爽，且在小閣中將息將息，這筆硯各件煩雲娘替我打點打點。」行雲道：「一齊應用之物，奴俱明白，自然收拾停當，不必記懷。」把霍生預備進場，暫且不題。

卻說天雄節度使姓賈，名南仲，就是前次送《水墨觀音》像與鄴尚書的。他本邢州，立功邊境，因漁陽一帶有些舉動，他說道：「俺蒙皇恩，簡任節鎮天雄地方，我的丹心如斗，常想裹革以酬聖主。爭奈安祿山這廝，本是庸流，濫邀天眷，聞得他起兵范陽，連破許多州縣，下官只得整兵秣馬，赴關勤王。

我想：潼關有哥舒老將軍在彼把守，定然牢固；只恐祿山從虎牢小路抄襲商南，長安未免震動。眾將士們！你可扎住營盤，在虎牢關口，不許范陽兵一人一馬闖將過去。傳來烽火，上心探看，梆鈴器械，務要整齊。但逢賊騎來衝，便當奮勇截殺，如有退縮，軍法從事。」眾軍一齊答應：「得令。」賈節度吩咐起營，正按著隊伍一齊前進，不敢錯亂。賈節度一路上，恨恨不平，說道：「祿山，祿山！你這鼠子！朝廷待你不薄，膽敢縱橫，出穴弄兵，教那些生靈，受此塗炭。可恨！可恨呀！

前面就是虎牢關了，可搶上去扎住營盤。」眾軍應聲：「得令。」不多一時，一隊一隊、一層一層把虎牢關周圍如鐵桶一般。

又傳下令來，斷不許放賊奴過關。正是：白馬將軍頻破敵，肯教胡騎度牢關。

畢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